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图书馆

★ 藏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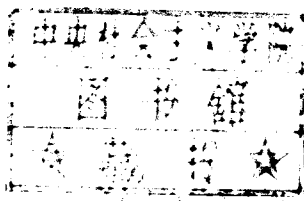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30565
/

50279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76

1982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32千 ¹
印数 13,500册	印张 5 ¹ / ₈

定价：0.30元

出版说明

严复(1854*—1921)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和穆勒《名学》等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严复提出的主张和洋务派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它使近代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找真理的活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严复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他的翻译实践,首先提出了“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多次阐述过他的翻译理论,直到今天仍为我国翻译界所推崇。研究和总结严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982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八十五周年。鉴于严译名著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影响和严复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合作关系,我馆决定重印出版严译名著八种,以资纪念。为帮助读者了解和研究严复的思想和翻译工作,我们特从国内学者写作的论著中编选了这本文集,定名为

* 严复生于清咸丰三年腊月,公历为1854年1月。有的作者仅根据咸丰三年,把他的生年定为1853年。我们在这里总说一句,正文中就不再加注。——编者

《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其中，贺麟、侯外庐、王汝丰、冯友兰、张岂之与杨超、李泽厚等六篇论文曾在解放前后的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收入文集前又经作者作过校阅；王栻、王佐良的文章，则是我们为编这本文集特邀撰写的。对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书后附有《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及其他附件，一并供读者参考。

本书在编选、排印方面容有不周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2月



1896年前后摄，时年43岁



1902年摄，时年49岁



1908年，时年5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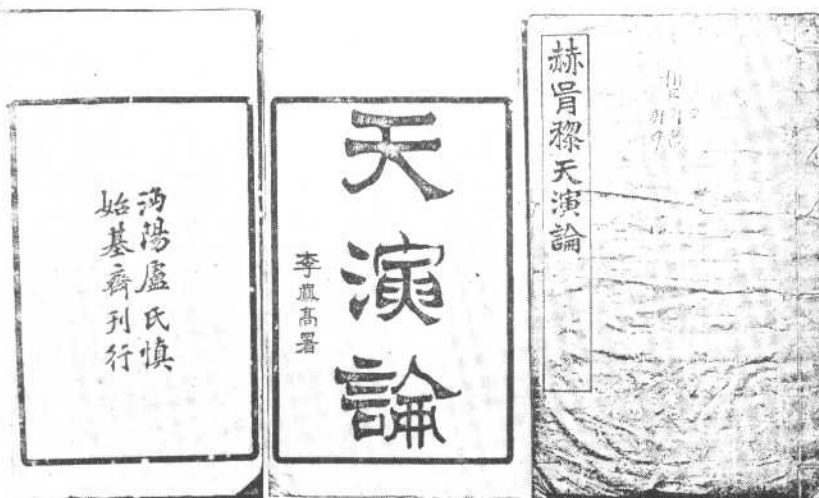
赫胥黎天演論卷上

候官嚴復學

厄宜一

赫胥黎獨寫一言之中在英吉利之南
背山而面野窗外此境應如在水下乃
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控徵未到
時此中自有景物討論有天造乎昧人力
未施實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以流散
見波隨起伏開闢權木叢窮家其山麓
未徑刪治如今日者無疑也怒生之草
更加之膝劫之爭長相雜為據一杯讓上
夏與畏日爭片與霜爭四時內飄風

严译《天演论》原稿 (18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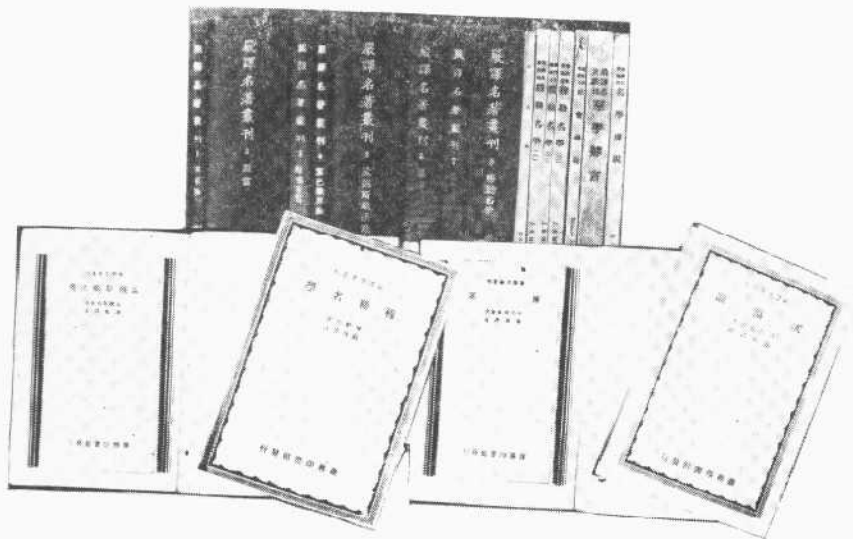


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版、严译赫胥黎《天演论》

初版外封、内封和版权页 (1898年)



1898年11月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和商务
1905年版《天演论》内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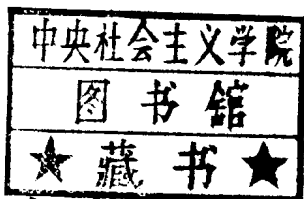


商务版“严译名著丛刊”八种 (1930-31年版)

目 录

- 严复与严译名著……………王 棫(1)
- 一、生平大略(1) 二、严复的译书(5)
 - 三、严复译书的主导思想(12)
 - 四、严复自己所撰写的文字(17)
- 严复的用心……………王佐良(22)
- 严复的翻译……………贺 麟(28)
- 严复思想批判……………侯外庐(43)
- 一、严复改良主义的梦想(43)
 - 二、严复思想的历史批判(52)
- 严复思想试探……………王汝丰(61)
- 严复之翻译及其思想之初步试探
- 从赫胥黎到严复……………冯友兰(93)
- 一、赫胥黎和严复的进化论(93)
 - 二、赫胥黎和严复的不可知论(97)
 - 三、积极和消极的互相转化(100)
- 论严复……………张岂之、杨 超(104)
- 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开端(104)
 - 二、严复从西方找到了怎样的真理?(106)
 - 三、严复宣传的“西学”打了败仗(118)
- 论严复……………李泽厚(126)
- 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126)
 - 二、《天演论》的独创性(130)
 - 三、经验论及其归宿(137)
 - 四、“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46)

严复生平、著译大事年表.....	(153)
严译简目.....	(166)
主要文献书目和研究论文索引.....	(168)



严复与严译名著

王 棫

在中国两千多年特别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中，严复占有显著的地位。严复生平活动的主要时期，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严复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生平大略

严复(1854—1921年)^①，福建侯官(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的生平大略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1854—1895年)，是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以前(1895—1898年)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最出色的维新变法理论家，提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是他最进步的时期。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1898—1911年)，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反封建的思想战线上继续作出贡献。但同时逐渐变为保守者。在辛亥革命以后以至于去世(1911—1921年)前，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却已成为一个保守的老人了。

严复的父亲是中医。十四岁时，父死，家贫。他不能象当时普通富家子弟一样，走科举入仕的正路，所以考入洋务派头子左宗棠、沈葆楨等创办的一个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

^① 严复生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公元为1854年1月。

他在学堂中呆了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以后又派到英国海军学校里留学三年。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就被洋务派最大的头子李鸿章调到天津去，在李鸿章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里任职，自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升至总办(校长)。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呆了二十年，所以，严复在甲午战争前，几乎一直过着海军学校的生活。他的同学回国后都在海军界任舰长等职(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都是与严复同批出国的同学)，而他只是空守着天津这个学校。“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①这说明李鸿章对严复是不重用的。但同时，我们从各种材料中知道，严复对李鸿章也很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所谓洋务事业能救中国。他始终认为，必须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而免于灭种亡国。这是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他刺激很大。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就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是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这四篇论文中，《原强》是最主要的一篇，因为这篇论文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余三篇，都可以说是这一篇论文的补充。但三篇补充文字中，《辟韩》一篇特别重要，因为这篇文字对专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锐、最严厉的攻击，而同时最勇敢地提出了他自己所相信的民主思想。所以，如果我们要就严复生平所作的全部文字中，选择一两篇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对历史起过进步作用的文章，那么，首先应推《原强》与《辟韩》两篇。譬如在《辟韩》一文中，他尖锐批判了韩愈《原道》中君主专制的理论。他在当时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居然敢说：“自秦

^① 见陈宝琛所作墓志铭。

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认为国君都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所以当日最有权势并且以一代儒宗自居的张之洞就要弹劾他。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原著者是英国当时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与散文家赫胥黎,自这部翻译出版后,严复立刻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天演论》,且留待我们以后再说。第三是他自己约几个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于严复之手。严复也知道,这种尖锐泼辣的文字,会得罪许多人,所以一般办报纸的人,都只做一些八面玲珑的文章,但严复自己却不愿这样做,他宁愿“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那就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可能严复在写文章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顾虑,至于言谈之间,措词就更辛辣些。晚年他给他门生的信说:“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其实,严复老年时自以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壮年时期的缺点,正是他当时还保留着蓬勃朝气的优点。当日梁启超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风行全国,而严复在天津所办的《国闻报》则成为北方最著名的报纸,南北对立,互相呼应。

总起来说,严复这时候的思想,虽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的基本相同,但却有一个不同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康梁们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全部是封建教育,他们不曾到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国家的文物制度;又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能直接阅读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理论著作。他们只能凭借西洋传教士如李提摩太之流的宣传文字,及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馆等所翻译的有关科技及国际法等方面的通俗书籍,再加上他们在香港、上海等处所看到的市政管理,这些便构成他们认识资本

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主要来源。他们再附会上自己原来所接受的旧学——孔孟之学、陆王之学、王(船山)黄(梨洲)之学，以及一部分佛学，便构成他们反对专制、提倡民权的维新理论。因此，他们的理论，就常常有非常牵强附会之处。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严复则不然，他自十四五岁起，便到船政学堂学科学技术；二十五岁后，又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阅读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回国以后，他虽然在海军界服务，但过的仍是学校生活。他除了发愤钻研中国旧籍外，仍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学说，追求西方国家所以富强并横行五洲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时，这一位四十三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

戊戌变法失败了。改革派人物，杀的杀了，逃的逃了，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及光绪被囚称病的无限愤慨。但严复却仍安稳地做他天津的水师学堂校长。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就从此脱离一住二十年的天津水师学堂，而过着南北奔走随处啖食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开会讲学，以后又到天津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局总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校长，到安庆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但总的说来，他对于这些工作岗位，都未抛心力为之，其精神所寄，仍要继

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三年中，他发表自己写作的文章还是次要的事。其最大精力，在于翻译西洋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的是衰病闲居的生活，虽然在报刊的论文及亲友的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筹安会”。我们也承认，他自己所说的筹安会之事“颇缘被动”，不是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却是自认不讳的。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反对五四运动。他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挥淘炼而已。”

1921年，严复因病死于乡里。

二、严复的译书

1895—1898年(光绪二十一—二十四年)间，严复所陆续发表的论文，已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但当时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还是他所翻译的一本书——《天演论》。《天演论》即进化论，严复简译为《天演论》(原书名 Evolution and Ethics)，这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的论文。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的。

不难了解，严复之翻译《天演论》，有他实际的政治意义。他的目的就是要应用进化论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当日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向全国人士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这本书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译成的，初稿至迟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译，可能还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当时曾有

人将它的初稿私自印行。但直到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天演论》才正式出版。

赫胥黎的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自古不变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进化现象呢？其原因就是“物竞”与“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也。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这样，“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赫胥黎又认为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严复完全相信赫胥黎这个主要论点，在《天演论》每篇译完之后，常加案语，发表自己的意见。严复认为，世界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是灭亡。照他说来，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别再妄自尊大，谈什么“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愿意做亡国奴呢？还是愿意力争自己的生存呢？我们应该有所抉择！

《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在社会上发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象吴汝纶这样的封建士大夫，看见了《天演论》，已欣赏它的议论之精，文辞之美，简直如“刘先主之得荆州”；至于当日维新派的许多重要人物，更是对它称叹不已。梁启超一直钦佩严复，他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康有为一向是目空一切的，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所以，《天演论》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誉满于主张维新的士大夫间，到了